

絕情芙蓉劍

鬼子著

(下冊)



绝情芙蓉剑

鬼子著

〔下册〕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绝情芙蓉剑

鬼子 著

(下册)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19.625 印张 440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200 册

ISBN 7—5363—1827—8/I·433

上册
下册 共:9.80 元

内容提要

名震江湖的“夺命刀”秋月白孤身闯入江湖中传闻非常凶险的黑衫庄，并与庄主“冷面阴煞”查星野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夺命刀”为什么要独闯黑衫庄？那是因为他曾在无意之中救出了一位从黑衫庄逃出的姑娘凌婵玉。凌姑娘告诉秋月白，黑衫庄内囚禁了数百名武林高手，并拿出了一份由这些被囚高手签名的血名单，她要去报信，并恳请秋月白共同去救他们……然而，伴随着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正在搏斗的秋月白和查星野，以及整个黑衫庄，顷刻间化为了灰烬……

六年后，武林中人为争夺“至尊宫”的宝藏，又掀起了一场血腥大争斗。此时的凌婵玉早已成为名震江湖的“绝剑芙蓉”。她无时不刻都在思念着秋月白。日前，她受“白道盟主”南宫相之托去寻找无意中获得“至尊宫”部分宝藏的任梦雪。

当年的对手，如今的生死至交秋月白和查星野，为了保护任梦雪而经历了一次次的变故、历险又脱险……武林中的血腥大夺宝。惊动了绝迹江湖的“至尊宫”，他们也加入了这场寻宝之战，然而，他们不是为了宝，而是要寻找“逆徒”，因为他们发现，秋月白的‘夺命刀’刀法甚似他们所要找的人……

究竟秋月白与“至尊宫”有何瓜葛？凌婵玉姑娘在数次与秋月白相遇后，能否认出他就是她日思夜想的人？“至尊宫”宝藏是否能免遭劫难？

书中故事曲折生动，情节扑朔迷离，文字流畅，有较强的可读性。

目 录

第一章	夺命三刀	(1)
第二章	至尊官宝	(26)
第三章	泄宝招灾	(58)
第四章	群狼困虎	(96)
第五章	神医楼凤卿	(147)
第六章	飞天夜叉	(187)
第七章	武林钱庄	(229)
第八章	绝剑芙蓉	(267)
第九章	粉面郎君玉蝴蝶	(321)
第十章	天南九妖	(356)
第十一章	保命镖局	(412)
第十二章	幽冥夫人	(466)
第十三章	奇袭千佛沟	(495)
第十四章	渔翁之利	(535)
第十五章	辩白沉冤	(569)
尾 声	至尊官主	(604)

第九章 粉面郎君玉蝴蝶

—

庄外一派平原绿原野，蓝天烈日。虽然没有山峦峰丘，但高高低低的荒坡洼地和浓密繁茂的树木却限制着人们的视线，但天地显得低矮狭小，目力很难及远。

凌婵玉纵上一棵高树，放目搜索。

半里地外，刺客避开大道，在田野土埂间落荒而逃，速度极快。

她从树上跃下，把轻功内力提臻到极限，宛如御风而飞，不多时便越过詹若飞等人，紧跟刺客身后。

追出两里多地，刺客突然折向，奔向一片荒草及膝的坡地，坡地不远是一片密林。

凌婵玉全力追赶，神速地向刺客接近。

十丈、七丈、五丈……

刺客突然发出一声尖啸。

草丛中人影急闪，几个劲装蒙面的大汉应声纵出，让过刺客，把凌婵玉迎头截住。

刺客趁机逃向树林。

凌婵玉怒叱：“让路，挡我者死。”人似疾风，向前猛冲。

“后面还有人追来，快联手毙了她。”一名高身塌鼻的紫衫汉子狂喝。

但声音未落，凌婵玉已经冲近，一掠两丈，人到剑至。

蒙面人一拥而上，挥刀霍霍，声势惊人。他们相信。在他们这种攻势下，决没有人能全身而退。何况，对方只不过是文弱的女子。

凌婵玉身随剑走，和身切入刀幕。

剑气急啸，剑光电转如虹！“嗖嗖”听不到金铁撞击的交鸣声，但绵密的刀幕已被撒裂，无法收紧。

一声惊叫，紫衫汉子突然掩臂急退，接着，又有一具尸体跌出，血珠如雨飞溅。

凌婵玉一顿再起，长剑猛烈无匹地向前卷扫，罡风至处，两丈内的荒草也为之偃倒。

挡不住，也不可能挡得住，凌婵玉已是江湖顶尖高手，如虎入羊群，秋风扫落叶，眨眼已冲过人围刀障，直奔树林。

奔出数丈，身后才猛然响起两声惨嚎，两名汉子踉跄栽倒，一名腿断，一名腹裂。

七名汉子，转眼间已是两死两伤，剩下的却茫然不知所措地呆立在原地，还来不及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凌婵玉过后，詹若飞和关宏已循踪追至，身后紧跟数十名猛士飞骑，马蹄声杂沓，声势威壮慑人。

“退！”众寡悬殊，紫衫汉子看出形势不利，低声招呼伙伴向树林方向撤去。但人快不如马快，他们距树林还未走到

一半儿，铁骑已两面包抄，截断了退路。

马上的并非一般骑士，个个是精于马战和步战的精锐高手，弓上弦、刀出鞘，缓缓围拢，杀气腾腾地向中心压迫。

“站住！”詹若飞和关宏长剑出鞘，凶霸霸地从正面迎上。

詹若飞厉声喝道：“诸位走不了。明白点的趁早弃刀，免得肝脑涂地，弃尸荒野。”

眼看无路可走，五个汉子迅速集结，横刀联手，相互靠卫。紫衫汉子横声说道：“姓詹的，休要依势卖狂，要咱们弃刀，你也得亮几手让咱们瞧瞧。”

詹若飞在三丈外站住，冷笑道：“阁下好口硬，但凭你们这些藏头缩尾的东西，还不配老夫亲自动手。”

话音一落，背后血毒鬼灵四剑及乔贵等人一起撒剑跨出。

紫衫汉子狂笑，笑毕后大声讥讽道：“怎么只上来这几人？”在场的诸位干脆一起上，来个以多为胜，免得磨功费时。”

詹若飞道：“阁下放心，老夫宽厚待人，今日给你机会，一对一挑单对决，胜了走人，败者留命。”

“公平决斗？”

紫衫汉子心中一喜，虽然挑单对决并不一定能获胜，但毕竟比群斗群殴多一线活命的希望。

“不错。”詹若飞阴阴一笑：“只要诸位能凭本事把在场的人一一击败，老夫决不留难。”

“你想来个车轮战？”紫衫汉子吼道：“姓詹的，这难道不是依多为胜？你少往脸上贴金。”

“我们是轮战，你们也是轮战，一个死了另一个再上，一比一对决，比起刚才诸位七个打一，难道还不算公平？”

“……”紫衫汉子顿时语塞。

灵剑张信大步走上前去，横剑笑道：“在下张信，哪位朋友过来陪咱玩两手？”

紫衫汉子提刀迎上，阴狠地说道：“老子不会玩儿，只会要命。”说话同时，突然横刀平腰旋扫，抢先发招。

张信按剑，飘身后退：“朋友报出身份，免做无名之鬼。”

“我们的身份，各位还是不知道的好。紫衫汉子招式不停，阴手阳翻，长刀反撩疾进，变式极快。

汉子的武功确实不错，刀招身法具可称得上是一流，但和灵剑相比，却还差了一截。

张信侧闪，内力提聚八分，挥剑硬接。

“铮！”的一声，铁鸣震耳，紫衫汉子被震得脚步虚法，斜跨一步，险些摔倒。

张信乘机还招反击，口中喝道：“难道各位是偷鸡摸狗之辈，见不得人？”

“激我没用，老子不吃这一套。”紫衫汉子连封连挡，发狠拼了命，猛然一招“玄鸟划沙”把张信逼退。

因为用力过度，右臂被凌婵玉刺穿的伤口血如泉涌，头脑出一阵晕眩几乎支持不住。紫衫汉子大口喘气，声色严厉地说道：“我可以告诉诸位，凭你们一帮一堡的人马，要杀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但从此与敝庄结怨，必将招至空前报复，付出百倍代价。”

张信冷笑道：“朋友是不是在发烧？你以为凭这几句狠话

就能脱身活命，吓得住人？”

紫衫汉子以刀拄地，一阵狂笑。

笑过后，神气狂傲不屑地一字一板说道：“天道帮和铁骑堡实力确实够强、够大，但江南地狱门、晋中黑手帮比你们怎样？冀北龙虎会、川中万毒堡又比你们如何？诸位可掂掂自己的份量，看看咱家说的是不是狠话。”

张信脸色骤变，竟象是半夜走道突然遇上了恶鬼，行舟划船猛的掉进鳄鱼口一样，失声惊呼：“你们是武林钱庄？”

地狱门、黑手帮、龙虎会和万毒堡均是江湖上实力雄厚、声名响亮喧嚷一时的武林帮会，由于首脑连续遭到暗杀，又受到大规模的暗算偷袭，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便相继溃灭，烟消云散。

四个武林帮会的首脑，当然也都是江湖上屈指可数的宗师高手，能暗杀这些首脑于无形的人，其武功之高可想而知；能大规模对这些帮会进行毁灭性突袭而事后又不留痕迹的组织，则更加可怕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据说，这个毁灭四大帮会的神秘杀手组织就是“武林钱庄”，所以，张信一声“武林钱庄”出口，在场的人无不闻声色变。

詹若飞和关宏当然也感到吃惊，但两人毕竟是称雄一方的枭雄霸主，所以面上丝毫不露声色。

詹若飞淡淡一笑：“尊驾自称是武林钱庄的人，可有什么凭证？这四个字并不拗口，只要鼻子下有嘴，人人都会说。”

紫衫汉子道：“这四个字并非出自我口，信与不信，堡主自己掂量。”

“就算诸位是武林钱庄的人，大白天到敝帮堡驻地暗杀行

刺，尊驾打算怎么交待？”问怎么交待，话中已明显有了转机。

“暗杀行刺？”紫衫汉子讶然：“杀了谁？”

“尊驾何必明知故问？”

“咱们在此只是奉命保护一位朋友，暗杀行刺的事，算不到咱的头上。”紫衫汉子断然否认。

“尊驾口中的朋友，难道不是钱庄的人？”

“不是。”

“他是什么人？”

“主顾！”

“主顾？”

“只要交了钱，便是敝钱庄的顾客，咱们的责任便是保护顾客的安全。”紫衫汉子冷笑道：“至于这位顾客做了些什么，那是他的自由，咱们不便干涉。”

“做这种顾客倒是很自在，很得意，就是杀人越货、采花盗柳也可肆无忌惮。”

“只要舍得花钱，詹堡主一样可以很自在，很得意。”

“难道就不会遇到不自在、不得意的时候？”

“当然有，不过，那些制造麻烦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活得下来。”紫衫汉子傲然说道：“其实，我认为这位顾主不上算，他只要再花些钱，无论要谁的命本钱庄都可为他办到，根本用不着自己去冒险。”

“他这么做，当然也有秘密不想让你们知道。”詹若飞有意离间刺客和钱庄的关系，但他马上又觉得白废力，因为面前的这个紫衫汉子在武林钱庄充其量只能是个枝枝叉叉的小头目，这种人除了按帮规办事，根本没有左右事物的能力。

刺杀园辉，当然是为了灭口，但园辉是清风楼的人，而保护刺客的却又是武林钱庄，詹若飞本能地感觉到这事情有些不简单，感到进退维谷。

德善堂一战，已与清风楼成仇，现在如与武林钱庄结怨，势必会落入无法抗拒的毁灭地步，何况，还牵扯到一个执武林之牛耳的少林寺。

詹若飞决定把这件事按下来，但他究竟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若在这几个二三流人物面前示怯退走，日后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他问紫衫汉子：“尊驾既与行刺的事无关，能否告知詹某那位主顾的身份？”

“阁下白问，咱们不知道！”紫衫汉子似乎不识进退，语气咄咄逼人。

詹若飞羞刀难入鞘，面色一沉，冷冷说道：“看来尊驾今天是不想善了，刚才老夫已经给过尊驾一个机会，尊驾好象并不满意。老夫人情送到底，尊驾不想车轮战，可以一战定输赢。”

“一战定输赢？”

“你与灵剑对决，他若胜了，五位就全部留下，待老夫擒到刺客后再放诸位离开。你若是胜了……”

“怎样？”

“放你们走，老夫决不留难。”

紫衫汉子倒抽了一口凉气。这种条件如在一开始提出，他一定会欣喜若狂，但他已经和灵剑交一次手，知道自己决没有获胜的机会。

毕竟是面对死神，紫衫汉子表面上虽硬，而心里已开始

后悔，后悔自己弓拉的太硬、太满。

张信抱剑说道：“朋友如自觉不是对手，可换一个人上。”

“不用换，老子一条胳膊照样砍你的头。”紫衫汉子硬着头皮吼。

张信笑了笑：“朋友左臂带伤，张某也把左手束住，只要朋友能在张某手下走过三十招，算张某落败。”

刀术剑道虽然是用右手执械，但招术变化、平衡牵引、掌击指抓、肘盘臂架，全靠左手发挥精妙。自缚左手，在一般人眼里似乎无足轻重，但高手过招，就象下棋去了半边人马。所以紫衫汉子心中暗喜，忙用话扣住张信：“好，你灵剑也是成名的人物，想必不会说了不算，咱就陪你走三十招。”

张信把左臂往背后腰带中一插，右手挺剑前指：“朋友请。”

紫衫汉子点了点头，也不答话，环步游走，看准空门，突然纵身前扑，扫向张信左侧下盘。同时大叫：“你先接我三刀。”

刀风厉如虎啸，猛劈狠砍，完全是一股拼命的架式。

张信移步换位，长剑封住空门，等对方三刀一过，立刻顺式抢进，反点对方天突，变招奇快。

紫衫汉子回刀硬接，“当”的一声，双方各退一步。汉子信心大增，挥刀骤扑再上，刀势展开，一连劈出二十六刀，刀刀指向张信的要害部位。攻势猛烈，刀法之快准，出乎众人意料。

张信号称灵剑，不仅身法轻灵，剑招更是奇幻精变，一口气连接二十六剑，压住对方的刀势。

“第十四招。”

张信大喝，剑势疾转，发招反攻。

剑速奇快、招式迭变，势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十六、十七”紫衫汉子拼全力封挡，左臂伤口痛彻入骨，全身冷汗急涌，但仍旧无法遏住对方的攻势。

“十九、二十……”汉子咬牙硬撑，奇怪的是，对方的长剑突入空门，每每一点即收，沿肤即回，似乎因为左手受制而无法发挥威力。

“二十五……”张信急叫，剑式又变，卷起千层剑浪，压得汉子喘不过气来。

剑芒从刀隙中射进，汉子的紫衫破碎暴裂，肌肤裸露生凉。

身凉，心更凉，手脚麻木迟重，似乎已不属于自己，遑论去阻挡对方的攻势，他已感到拘魂无常在向自己招手，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阴阳界。

“三十招、三十招！”

同伴们的欢呼声，把紫衣汉子从绝望的恐惧中唤回，他的手脚立刻软下来，怔怔地望着张信。

张信收剑，倏然飘退八尺，抱拳道：“三十招已过，在下认输，诸位可以走了。”

詹若飞故意朝张信冷哼一声，不等紫衣汉子开口。便和关宏转身离去，片刻之后，铁骑堡和无道帮的人马便走了个干干净净。

一场危机烟消云散，而且双方都不失面子，是个理想的结局。

倒霉的只有一个人，当然是园辉。

几个蒙面汉子不由松了一口气，绝处逢生，暗叹侥幸。

紫衫汉子心里明白，对方是不愿与钱庄结怨，有意相让，不然休说三十招，十招上自己也死了八遍。他一声不响地带同伴和两具尸体退入树林。

他们在林中找到马匹，一个汉子突然说：“那个人不知怎么样了？”

“谁？”有人问。

“甲字百二九，他如命大，千万不要被那书生样的小子追上，否则我们真无法向上面交待，吃不了兜着走。”

“天知道，但愿他腿快。”紫衫汉子忧心忡忡：“只要他能躲过今晚不出事，我们就算是功德圆满。”

另一个汉子道：“我看麻烦，那书生小子好厉害，一出手就收拾了我们四个人，两死两伤，百二九只怕逃不出去。”

“这里林密草深，百二九不是庸手，决不会被追上。”

“百二九也真是狗胆包天，竟敢在大白天闯进天道帮和铁骑堡的总堂口行刺，而且还能再跑出来。他究竟是什么人？”

“他的事你少问，别忘了规矩！”紫衫汉子喝叱道：“现在要紧的是报告上面，百二九惹事生非，不象个想保命避仇的主顾，要安排好手才能架得住。另外，我们还要再找找他，千万不能让他死在这儿。”

“老天，但愿别让我们碰上那书生。”

说着话，几个人已摘下蒙面巾，换上平常的衣服。紫衫汉子吩咐两个同伴带着断腿的伤者和两具尸体先行离开，他和另一个人留下来寻找百二九，以防万一。

两人在林中搜寻一遍，眼看天已全黑，林中更黑得伸手

不见五指，紫衣汉子才说道：“不用找了，我们先回去。”

两人摸索着走到林边，同伴突然低声说：“那边好象有人。”

紫衫汉子循着他手指方向看去，只见月色如水，景物清晰，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你莫不是看错了？”

“不会错，刚才有个人影一闪，象是躲到那棵榆树背后。”

两人下了马，拔出刀，一左一右悄悄向榆树后掩身摸去。

树后灌木丛全搜遍，没见半个人影。

紫衫汉子长吁了一口气，还刀入鞘：“你看花了眼，这地方怎么会有人？”

“说不定是铁骑堡和天道帮的人，他们不敢明着来，想暗中使绊，神鬼都不知道！”

“借给他们天胆也不敢，只要咱们出了事，肯定会算到他们头上，避犹不及，怎会再惹火烧身？”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还是赶回分号销差，免得提心吊胆，”同伴心有余悸。

紫衫汉子摇了摇头：“如果真有人跟踪，我们回去岂不是引狼入室？干脆再兜他儿圈，找地方睡一觉，等确信没有尾巴再回去，我不信谁有这种耐性耗下去。”

话音刚落，忽听到背后有人说：“不错，我就是有耐性，也不愿意跟你们干耗下去。”

两人大吃一惊，吓得差点儿跳起来。

急忙扭头，见背后十来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

来人背光劈腿叉立，影影绰绰可看到园胖的脸留着两撇八字须髯，一双眼睛精芒闪烁，犹如猛兽般在黑暗熠熠放光。

来人是胡迪。

紫衫汉子骇然道：“你是什么人？”

“你最好还是先自报家门，再来问我。”胡迪语气森冷，令人不寒而栗。

“朋友好狂。”紫衫汉子惊魂稍定，按刀喝刀：“咱姓吴，名十三，朋友有事明讲，无事请便，用不着偷偷摸摸。”他故意大声吸引对方的注意，掩护同伴暗暗向胡迪靠近。

胡迪恍若不知：“你是排行十三，还是排号十三？”

排行是指兄弟，排号是在钱庄中的编号。

吴十三道：“你好象知道得还不少！”

“不多，所以还要问你。”

“可以。”吴十三阴笑：“不过，有些事知道的多了反而不好。”

话音未落，同伴已骤起发难，挥刀向胡迪急攻，吴十三也同时抡刀扑上，速度极快。

胡迪未动，似乎反映迟钝，但等两人刀一近身，突然双臂齐展，两手挥洒弹抓，快如石火电光。

抢先进袭的汉子正往前冲，身躯突然飞起，“拼”的一声跌出丈外，臂断刀飞，全身好象跌散了架，吐出一口鲜血，昏死过去。

吴十三的情况也不妙，刀刚劈出，已被胡迪一把抓住刀背。吴十三拼命挣扎，刀却象嵌进了石缝，纹丝不动。

胡迪冷笑，抖腕一震，钢刀碎作数段，吴十三半身发麻，